

生活如盐

□任宝红

日子于我如一枚坚硬的果核，每日四度碾过昌吉的街道。晨起，厨房里油锅嘶鸣，碗碟碰撞，犹如小锤敲打晨光。待收拾干净，梳妆镜前匆匆描画，镜中映照出一张未醒透的脸，几分倦意隐在眼下。若在从前，将孩子送到学校后，车子停在路旁，于晨光里对着镜子描眉画唇，镜中车流往来，城市已然苏醒。而此刻，我正驱车驶向晨光初染的办公室。

中午一点半，车轮又准时碾过归家的路。厨房烟火再起，锅铲翻炒，油烟升腾，在窗玻璃上结一层朦胧的薄雾，映照出窗外城市的天光云影。下午七八点离开办公室，我又奔向人声鼎沸的菜市场——那里，生活的另一面正热烈而鲜活地铺陈开来。

菜市场里，小贩们在摊前忙碌，动作麻利得像在演绎一支娴熟的舞蹈。无论酷暑还是寒冬，他们站立在摊前，宛如旷野里执着生长的树，春日风沙漫卷时坚守摊位，盛夏烈日灼烤下擦拭汗水，深秋寒霜染白鬓角仍整理货品，寒冬最冷时，呵出的白气缭绕在摊主冻红的鼻尖，睫毛上结一层细密霜花，闲暇时原地跺脚取暖。然而他们的吆喝声却依旧响亮，划

破凛冽的空气，在菜市场里此起彼伏地回荡。这声音里，分明含着一种与严寒对峙、与命运角力的倔强。

眼下正值盛夏时分，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吸进肺里都带着灼人的热浪。瓜果的甜香、烤肉的孜然味、干燥尘土的气息，混合在滚烫的风里，像无形的浪头拍打在皮肤上，又烫又痒。摊位上红绿黄的蔬菜堆得冒尖，摊主大哥吆喝着“刚摘的豆角攥劲得很”，大妈们拎着布袋穿梭其间，指尖在黄瓜上轻轻弹试。肉铺的砍刀“咚咚”剁着排骨，熟食区飘来卤味的香气。水果摊主则赤膊而立，他一手执西瓜刀，一手托着鲜红的瓜瓢，每切一刀，便伴随着一声洪亮的吆喝：“西瓜甜得很……”

我提着挑拣好的青菜、鲜鱼、西瓜，脚步沉重地往回走，菜场的喧嚣渐渐抛在身后。坐进驾驶室，我回望了一眼——那些摊主们还在那里，坚守着各自的方寸之地。我转动方向盘，车缓缓驶离这片热浪翻腾的市集，心头却恍然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：那些在日光下忙碌的身影却如同底片显影，愈发清晰起来——他们的

坚守与我的奔劳，在各自岗位上被生活烘烤着，无不是用汗水浇灌着生计的秧苗。

菜市场里的他们，无非是在日头下谋食的一群人罢了。而所谓生活，大约正是如此：人人皆需在各自命运的灶前添柴，在滚滚热浪中翻动自己那份不得不翻动的生计。那菜摊旁、鱼档前、果堆下，每一滴洒落于尘土之汗，皆是在同一片苍穹下，为生命之炉膛添的微火。

于是菜市场便成了一口日日夜夜烧着的锅，煨炖着万千人活着的味道——热得难熬，却偏又生生不息。

是的，我与这些摊贩们，似乎共享着一份相似的坚韧。昔日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六年，如同在时间深处开凿隧道，那些琐碎的日日夜夜，将意志磨砺得愈发沉静。从出租屋到如今的小家，从全职妈妈到重归职场，其中艰辛，如盐融于水，外人不见其形，却自有咸涩滋味沉淀在生命底层。厨房的烟火与报纸的铅字，如两条并行不悖的轨道，支撑着生活的列车不断向前。

菜场里的喧闹，也映照着我的过往。当年孩子尚小，我曾在深冬的黎明送他上学，车窗

上凝结着厚厚的冰花。孩子的小脸紧贴着冰冷的玻璃，呵气融开一小片模糊的透明，好奇地向外张望。彼时，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停靠间隙匆匆描画妆容，后视镜里映出的，是年轻母亲在生活重压之下不肯松懈的倔强。如今儿子已能独自骑车穿行于烈日下，每次回家卸下沉重的书包后，汗水湿透的后背便清晰地印在薄薄的校服衬衫上，像一幅洒开的水墨地图。那脊梁骨微微凸起的线条，尚带着少年人的单薄，却已在日复一日的骑行与负重中，悄然绷紧了几分硬朗的弧度，这弧度，如同他成长路上的勋章。而我，也终于能够坐在梳妆台前从容描画，镜中细纹渐生，却不再惊慌——岁月如刀，也如刻笔，凿去浮华，刻下笃定。

生活的盐，咸涩入骨，却也支撑起血肉，调和着百味，让生命在平凡中显现其厚重质感。这寻常人间烟火，纵然琐碎如尘，亦能承载起无数微小而坚韧的脊梁——生活的盐分在岁月里不断析出，结晶成霜，却也沉淀为支撑我们屹立于风雪中的力量。盐粒无言，却将生命之味调得深沉绵长；咸苦过后，方知平淡清水的珍贵回甘。

家宴上的那道凉菜

□马志娟

菜要么是素汤，要么是素炒土豆、白菜，配上二两馍，就是日常。中午菜里多一两片肉，有米饭或者拉面。就这样清汤寡水的日子久了，嘴里总觉得寡淡，想吃一点味道浓烈的东西。

一天下午，晚饭后散步，吸进肺里都带着灼人的热浪。瓜果的甜香、烤肉的孜然味、干燥尘土的气息，混合在滚烫的风里，像无形的浪头拍打在皮肤上，又烫又痒。摊位上红绿黄的蔬菜堆得冒尖，摊主大哥吆喝着“刚摘的豆角攥劲得很”，大妈们拎着布袋穿梭其间，指尖在黄瓜上轻轻弹试。肉铺的砍刀“咚咚”剁着排骨，熟食区飘来卤味的香气。水果摊主则赤膊而立，他一手执西瓜刀，一手托着鲜红的瓜瓢，每切一刀，便伴随着一声洪亮的吆喝：“西瓜甜得很……”

那天好像是刘光霞起的头，看着餐厅说，我们进去吃点啥吧。几个人都停住了脚步，齐齐扭头去看夕阳下稍显暗淡的餐厅，闻到了隐隐的饭菜香味，不由得吞了口口水。

吃什么呢？有人犹犹豫豫地回应。其实，大家都知道，兜里没钱。

我想吃凉菜，刘光霞答。随之大家仿佛都看到了一盘年夜饭时盯着肚子吃的凉菜，红色的萝卜丝、淡金的土豆丝、鲜红的辣椒丝、米白油润的粉条。瞬间在意念之中达成了一致。

大家相互看了看，都去掏自己的口袋，你三块我两块，凑了十五块钱，壮着胆子走进了餐厅。有人走过来问吃什么？凉菜，有人回答。对方沉吟了一下，又问还要什么？大家都摇头。于是对方一言不发走进了后堂。我们就在巨大的圆桌边怯怯地坐下了，悄悄说着话，你戳戳我，我戳戳你，叽叽咕咕几声，总是掩不住兴奋。

过了一会，那人端来一盘凉拌牛肉，并不是我们心目中的“凉菜”，大家相互看一眼，心想城里的凉菜大概和乡下的不同，交换一个

眼色，就心照不宣地吃起来。末了好像是付了十块还是十二块，记不清了。但从那时起，我们这几个乡下孩子才明白，家里日常的凉菜和餐厅的凉菜是不同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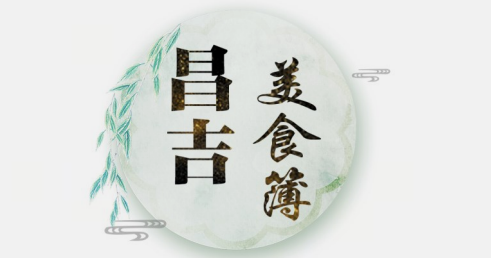
早晨7点半起床，拿出半个胡萝卜、半个土豆、一把菠菜、半盒豆芽、一块卤好的鸡脯和豆干。土豆和萝卜切成细丝，分别在水里焯熟，菠菜、豆芽也一样，豆干切丝，鸡脯手撕。所有肉、菜放一个盆里，切了葱蒜末和辣子丝放上面，少许的姜粉、花椒粉、盐和鸡精，烧一勺胡麻油，滚热的油泼上去，咣啦一声，随之香味就弥漫开来。在热勺里浇一股醋，滚开的醋泛着泡沫扑进菜里，再加入一点味极鲜酱油，搅拌均匀，凉菜就做好了。

当然，与贾府里费很多工序炮制的茄子比望尘莫及，甚至与普通餐厅里专业厨师的手艺也无法相比，但这样一盘凉菜，吃起来依然是非常可口的。

所有的菜丝都是刚刚烫熟，保留了一点爽脆，鸡丝被热油和姜粉花椒粉激出了温软的浓香，中了的菜的味道，菜便不会寡淡，吃在口里，是一种非常适宜的浓浓的香味，醋微微出头，使人非常满足，吃了一口，还想吃第二口第三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

什么样的饭菜最可口呢？时间长了，我们或许会想念餐厅里麻辣鲜香的滋味，但偶尔一顿足矣。过日子，总归还是家常饭菜最可人心。

摆上凉菜、包子、鸡蛋、牛奶，两双白瓷的筷子，这就是我和女儿的日常，一个元气满满的清晨。



一个多月没见面的女儿回家了，问她想吃点什么，回答不放粉条的凉菜。

于大部分地域的人来说，凉菜是一个泛泛的概念，比如，凉拌牛肉、凉拌黄瓜、甚至花生米，都能被归入凉菜的范畴，但是对于奇台人而言，凉菜是一道特定的菜。那是逢年过节或者家宴时必须要做的菜，因为做起来费功夫，所以，快节奏的日常生活里很少做，只有年节或聚会时才有心思、有时间、有情绪去做这样一道菜。

凉菜的基本构成有三样：土豆丝、胡萝卜丝和粉条。为了好看和内容丰富，加入菠菜；为了营养丰富，加入豆芽；为了调味，加入鸡丝。至于鲜红和碧绿的辣椒丝、青碧的葱丝、白生生的蒜泥，都是配料，也是入味的主力军。

在奇台，春节期间的饭桌上，只要是家宴，必然有这道菜，也是每次都要续盘的一道菜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我在奇台县第一中学读高中。那时候生活清苦，食堂早晚的饭

穿透乡愁的沙枣花香

□李雪华

记忆深处，沙枣花的馥郁与沙枣的清甜，是我童年最鲜活的印象。田间地头、渠畔路旁，沙枣树舒展着婆娑的枝丫，在干旱贫瘠的土地上扎根生长。这种被唤作“七里香”的落叶乔木，耐寒耐旱，纵使土壤龟裂、风沙肆虐，也能绽放满枝碎金般的花朵，结出累累香甜的果实。我的家乡每当春风初至，枝头泛起青绿，孩子们便翘首盼着沙枣花开。“星点金花雪叶妆，夏风沙枣溢幽香”，诗人笔下的沙枣花清雅芬芳。小时候，每到沙枣花开的时节，姐姐总带着我和弟弟妹妹，折几枝缀满金色花的枝条，插在清水瓶里。袅袅清香漫过小院，萦绕在屋檐下、窗棂间，将整个童年都弥漫成了甜丝丝的味道。秋天沙枣结果时，更是我们童年的欢乐时光。金灿灿的果实挂满枝头，却被带刺的枝条层层守护。那时候，姐姐总是身手敏捷，三两下便攀上树干，全然不顾被枝刺划伤手臂和小腿。我和弟弟踮着脚尖，将篮子高高举起，不一会儿，篮中便盛满了橙黄的沙枣。那些被沙枣刺划出的红痕，在收获的喜悦中，都化作甜蜜蜜的印记。多年后，儿时的伙伴仍会提起，羡慕我有这样一位勇敢能干的姐姐——她不仅是摘沙枣的能手，更是我童年岁月里最温暖的光束。

“不争春色娇姿艳，一树开花十里香”，这两句镌刻在记忆深处的诗句，总在夏季悄然苏醒，思绪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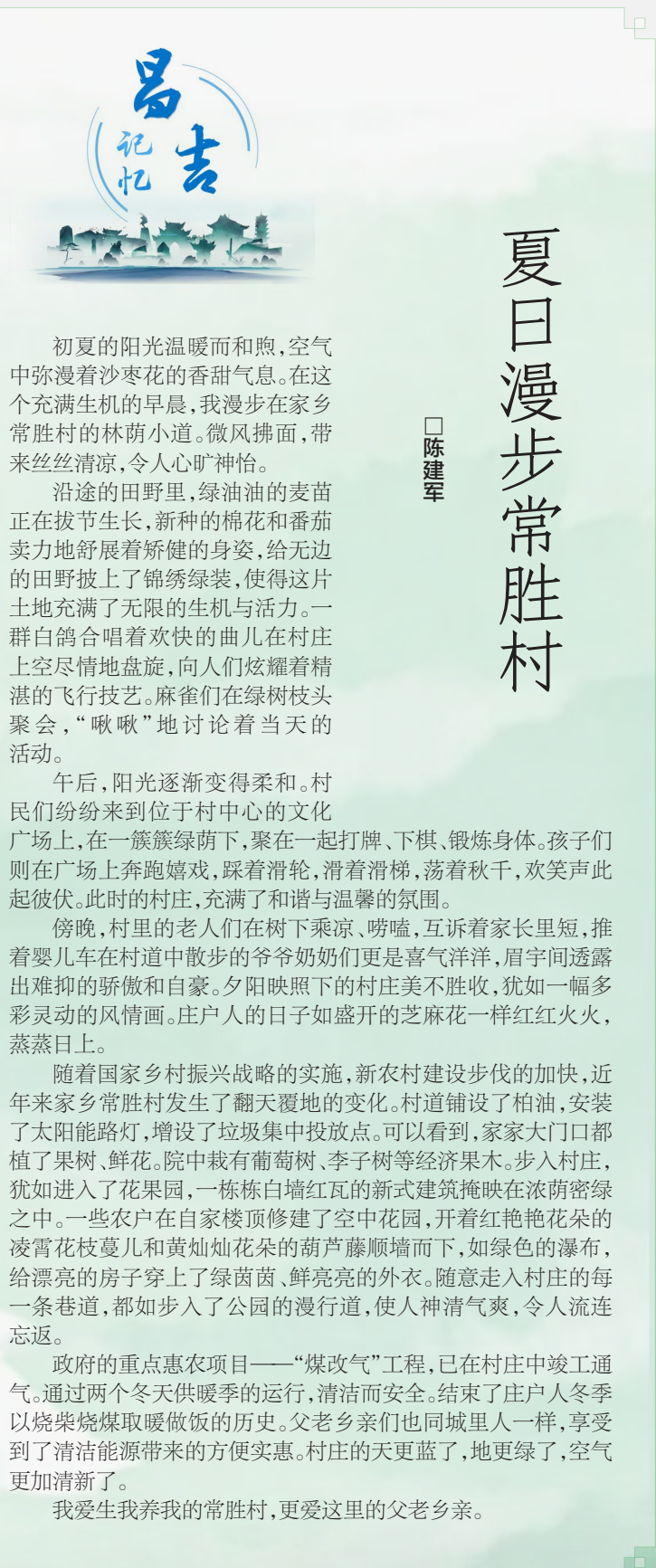
由自主地飘回离乡那漫长的日子。少年时，我曾写下一首稚嫩的小诗《沙枣花》，记不清哪年的六月，提着小花篮，拖着小竹竿，爬上门前的沙枣树，去采摘那金色的童年。彩裙儿沾满沙枣花的香粉，篮里盛满童年的芳香。我盼望沙枣儿快快长大，摘几颗甜甜的沙枣儿，给辛劳的爸爸妈妈……而如今，当年那个提着花篮的小女孩已两鬓花白，不知何时遗落的小花篮，也让那段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被无尽的思念与怅惘所替换。

还记得那年沙枣成熟的季节，我怀揣着对远方的憧憬，踏上南下求学之路。离家那日，老屋门前的沙枣树枝丫在风中轻轻摇曳，似在诉说着和我一样的不舍。此后的每年沙枣花开的季节，我总会收到故乡乡友小寄来的信笺。拆开信封的刹那，几支压干的沙枣花枝便会滑落掌心。尽管花瓣早已失去水分，却依然封存着故乡阳光的温度与特有的馥郁芬芳。那香气穿越千山万水，穿透纸张，瞬间将我带回儿时的小院。收到沙枣花的日子，也总是宿舍里最温馨的时刻。我会小心翼翼地将花枝展示给室友，与她们分享沙枣花背后的故事。来自五湖四海的姑娘们围坐在一起，闭上眼睛，静静感受这缕来自西北的独特芬芳。那沁人心脾的香气，仿佛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，让她们也能触摸到我记忆中那片我痴恋的土地。而我亦会在回信时，夹进几片江南红枫或嫩绿柳枝，附上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的诗句，将南国的风物与思念一同寄往北方。

前些日子，室友踏上了西北之旅，正当沙枣花盛开的时节，她兴奋地发来视频。镜头里，成片的沙枣树在风中舒展着枝叶，细碎的黄花如繁星般点缀其间。她踮起脚尖折下一枝，将手机凑近花朵，激动地说：“雪华，我终于闻到了你念叨多年的沙枣花香了！”看着屏幕里她欣喜若狂的表情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。那熟悉的香气，隔着屏幕仿佛也飘进了房间，瞬间再次唤醒了浓浓的乡愁。是啊，已有多少个春秋，我未曾再嗅到那穿透岁月的馨香？

此刻，故乡的沙枣花又缀满枝头了吧？那馥郁的香气，是否依然弥漫在老街巷陌，萦绕在老屋的窗棂间？那些儿时的伙伴，是否还会像从前一样，相约在沙枣树下，欢声笑语中采摘着甜蜜？那棵陪伴我们长大的沙枣树，是否依然枝繁叶茂，静静守护着故乡的晨昏，它像荒漠戈壁的绿色卫士，以坚韧不拔的姿态守护着家园，从它的身上，我更多看到了父辈们和许许多多支边的战士们那种一辈子扎根边疆、建设大美新疆，把青春和力量无私地奉献给了西北边陲的质朴顽强的精神品格。

此刻，我站在异乡的窗前，望着窗外高大的槐树，槐花的香气已经飘落，忽然手机铃声响起，我打开手机，哇，是姐姐发来的沙枣花照片，好美的沙枣花，知我心者，唯姐姐是也。微风拂过，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清香，恍惚间，仿佛又站到了几十年前的小院沙枣树下，又闻到那穿透我乡愁的沙枣香。



夏日漫步常胜村

□陈建军

初夏的阳光温暖而和煦，空气中弥漫着沙枣花的香甜气息。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早晨，我漫步在家乡常胜村的林荫小道。微风拂面，带来丝丝清凉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沿途的田野里，绿油油的麦苗正在拔节生长，新种的棉花和番茄卖力地舒展着矫健的身姿，给无边的田野披上了锦绣绿装，使得这片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。一群白鸽合唱着欢快的曲儿在村庄上空尽情地盘旋，向人们炫耀着精湛的飞行技艺。麻雀们在绿树枝头聚会，“啾啾”地讨论着当天的活动。

午后，阳光逐渐变得柔和。村民们纷纷来到位于村中心的文化广场上，在一簇簇绿荫下，聚在一起打牌、下棋、锻炼身体。孩子们则在广场上奔跑嬉戏，踩着滑轮，滑着滑梯，荡着秋千，欢笑声此起彼伏。此时的村庄，充满了和谐与温馨的氛围。

傍晚，村里的老人们在树下乘凉、唠嗑，互诉着家长里短，推着婴儿车在村道中散步的爷爷奶奶们更是喜气洋洋。眉宇间透露出难抑的骄傲和自豪。夕阳映照下的村庄美不胜收，犹如一幅多彩灵动的风情画。庄户人的日子如盛开的芝麻花一样红红火火，蒸蒸日上。

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，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，近年来家乡常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村道铺设了柏油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，增设了垃圾集中投放点。可以看到，家家大门口都植了果树、鲜花。院中栽有葡萄树、李子树等经济果木。步入村庄，犹如进入了花果园，一栋栋白墙红瓦的新式建筑掩映在浓荫密绿之中。一些农户在自家楼顶修建了空中花园，开着红艳艳花朵的凌霄花枝蔓儿和灿灿花朵的葫芦藤顺墙而下，如绿色的瀑布，给漂亮的房子穿上了绿茵茵、鲜亮亮的外衣。随意走入村庄的每一条巷道，都如步入了公园的漫行道，使人神清气爽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政府的重点惠农项目——“煤改气”工程，已在村庄中竣工通气。通过两个冬天供暖季的运行，清洁而安全。结束了庄户人冬季以烧柴烧煤取暖做饭的历史。父老乡亲们也同城里人一样，享受到了清洁能源带来的方便实惠。村庄的天更蓝了，地更绿了，空气更加清新了。

我爱生我养我的常胜村，更爱这里的父老乡亲。